

天网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15

电影解读文学

文学诠释电影

中国青年出版社



张平 / 著

我叫李荣才，今年六十九岁。汾西县贾家窑乡花峪村人。
一九五九年，大队会计对我有意见，诬我贪污二百元，
捆我打我吊我关我，抄我家，封我门，没收我家财产，
让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
逼得我妻得了疯病，逼得我儿得病早死，逼得我儿媳改嫁，
给我留下这一老一少，一病一孤。
我告状告了二十多年，告不动人家官官相护。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乞求各位父老乡亲同志朋友，给点帮点。
一分二分，一口两口，救我一家活命度日，
来世做牛做马相报。

电影伴读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15
▶▶▶▶

天 网

张 平/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网/张平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ISBN 7-5006-5573-8

I. 天...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824 号

天 网

张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北京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10 印张 241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8.5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写在前面

胡宇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一套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首批二十种,从古至今,既有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又有耳熟能详的《城南旧事》、《红岩》、《红旗谱》、《李自成》等,随书附赠该二十部名著的影视光盘作为伴读用。这种“肉夹馍”的出版方式和阅读导引,虽已不甚新鲜,但文库策划者和出版者的良苦用心,殷殷可鉴。

读书人,自是“抛书便觉心无着”。但世上书籍之多,汗牛充栋,因此,选择是必要的。在选书上,近现代多有大家为之,如胡适之的《中学国故丛书》三十一种;鲁迅先生开列中国文学必读书十二种;郑振铎先生主持《世界文库》之近百种。选择的目的在于必读、精读,以此承传文脉,梳理文风,开启心智,提升魂灵。作为电影伴读的此一文学文库选目,由于受必须改编为电影这一因素的制约,当然就有了诸多缺憾而无法与此前的大家选目比肩,好

在这一文库没有标榜为“必读”，不会误导读者，读者尽可以在此一选目之外任意补充；好在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胡适之们，还是鲁迅们，都无法运用影视伴读的方式推销自己的主张，而我们则有了这种可能，时代真正是进步了。

虽说是时代进步了，但还不能说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完全消弥了，起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留有蛛丝马迹。什么是传统的阅读方式？是“程门立雪”，是“头悬梁、锥刺股”，更诗意一点的则是“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后者营造和描摩的农耕社会吟读图，数千年来，不断被儒学名士们所津津乐道，“品书”的说辞由此而滋生，阅读的精神内涵，也多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着，从而使阅读成为心与文章样式和文字描述的交流，由此生出悲怜、情爱、热忱、关怀以至正义、勇武、献身欲望、报国情怀。在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我们不知阅读过多少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内的经典作品，对某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也不知不辞辛苦地阅读过多少遍。正是这一部部地阅读，一遍遍地阅读，成就和延续了文学的力量，也成就了一代一代有责任心的中国人。

时代真的进步了。农耕社会舒缓的生活节奏已被工业社会的喧闹所取代。“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式的优雅和闲适已不复存在。在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期，正值我们的童年时代。这样一个过渡期，我们迅速找到了一种可供替代的便捷阅读方式——看小人儿书。这是作为抽象的、描摩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认真地向形象化文学表现的转换。虽然小人儿书的画面仍然是静止的、中景式的表现，不像今天的动漫那样生动、传神和具有连贯性，但毕竟使文字变成了有影儿的好看的玩艺儿。我相信我们同辈中的许多人，也许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水浒》等文学原著，但

没有看过这几本小人儿书的一定不多见。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在看小人儿书的同时,知道和了解了经典文学作品,并使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诸多正面人物变成了自己生活中刻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经典文学作品经过影视改编,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改造过程,也是一个艺术再造过程。改造和再造的结果,使经典文学作品变成了可以观赏的故事。这种有形、有影、有音的艺术形式,是一个可以和阅读分离并相对独立的审美过程,是对阅读的一种凝炼和解放。这就无形中使诸多文学经典插上了翅膀,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但这种观赏和阅读的相对分离,总是给人留有一种遗憾——影视作品毕竟不是文学原著,不可能完全忠实地反映文学原作的全貌。

今天好了,高科技的发展,终于使我们可以运用光盘技术解决影视作品载体的精致化问题,使其随书附赠有了可能。影视伴读,顾名思义,原著和改编的影视作品。一是有个主次问题。我们提倡多读原著,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取代阅读原著的获益。随赠的影视光盘,只是一种伴读而已。二是伴读可能使阅读原著的过程变得更加饶有兴味一些。改编和再造,总有概括和省略,这种概括和省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使该影视作品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超越原著,而这些超越的部分,有可能和原著相得益彰,使阅读者在理解原著上,更加多维和深刻;另一方面,这种改编和再造,也有可能造成对原著某些精髓的丢失,从而影响到原著的正确理解。但就这批影视作品的改编,应该说是得大于失的。这也是我们引进该批作品的版权、附赠给广大读者的信心所在。

今天真好，毕竟今天的我们，阅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了！

2003 年 11 月 12 日

于京华养拙斋

大凡新官到任，总免不了有人要来给你交待些私房话、贴心话，有提醒，有暗示，有忠告，有劝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对老百姓来讲，那可全是秘密。有好话，也有坏话。更有甚者，那些恶迹累累，善于逢迎拍马的下属、下级、同事，所谓的朋友、知己、至交，会一下子围过来，给你献计献策，调嘴弄舌，充作说客、谋臣。用心良苦，一腔热忱。巧言令色，居心叵测，假仁假义，故作高深。看似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实则是偷梁换柱，欺天诳地！什么某某人不可用，某某事不可办；什么某某心术不正，某某有野心；什么某某地方是个马蜂窝，某某家伙是个告状专业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老百姓把这叫做“活档案”、“内档案”！能压你一辈子，活活咬死你！

最要命的则是那些当官的，耳根子一软，预防针一打，

变色镜就戴上了。好的能看成坏的，坏的会当作好的。冤案成了死案，恶霸成了善人！

假如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局、一个厂，甚至是一个县一个地区要是有了上这么个软耳朵领导，只怕这地方就全得完蛋！不只会让老百姓报国无门，有冤难伸，说不定还会姑息养奸，认贼作父，以致让豺狼当道，鬼域横行！

在这儿，我要警告一些人，我刘郁瑞可是个铁耳朵！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是谁，有话尽管说，有事敞开讲，但若想在我这儿处心积虑谋算人，我头一个先看扁了你！在我面前讲别人坏话的人，保不住哪一天也会在别人面前算计我！

是好是赖，出水才看两腿泥。人归人，事归事，啥问题就是啥问题。出了汾西的事我管不了，可在汾西县，不管啥人啥事，我刘郁瑞保证一视同仁，保证没有任何框框和前提！

你们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假如你们发觉刘郁瑞言行不一，净说了些大话空话，不要等到他下台的那一天，就到他门前驱邪打鬼放鞭炮！我保证他卷起铺盖立马走人！

.....

——摘自刘郁瑞讲话录音

在昏暗的路灯下，刘郁瑞有些发怔地默默地瞅着眼前这一副惨状。

瑟缩在街旁的竟然是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和一个顶多五六岁的小女孩。

汾西县是个山区，虽是三月份，气温仍然很低。尤其是晚上，更是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毫无一丝春天的感觉。今晚的风又特别的大，天气也格外阴沉，给人的感觉犹如雪窖冰天。十冬腊月似乎人们都麻木了，惟有春天的寒流才会让人觉得如此刺心彻骨、风苦雨凄。

已经快深夜十一点了，虽说是在县城的大街上，但此刻也人迹杳无，惟有阵阵寒风，裹着尘沙纸屑，逼得你透不过气，睁不开眼。

然而，这两老一少却像几个土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大街旁。

刘郁瑞使劲揉了一把眼角，有些无法相信地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一切。

三个人的衣服全都破得不能再破了，身上脏得也不能再脏了，真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如菜色，一身灰黑。只要你看看两个老人的神色，你就会明白，没有十年八年的煎熬，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不会变成这样子的。

老头儿的脸颊黑而僵硬，像是被岁月和风沙磨出了一层洗不掉的老茧和疤痕。脸上的纹路不是弯的，而是又深又直，犹如一道道裂痕。真是颈项枯瘦，形销骨立。眼窝深陷，瘦得怕人，须发皆灰，有如干蒿，一看就知是常年饥寒劳苦所致。脸上一无任何表情，合着两

眼，神色木然地坐在街旁路灯下，一任风扑沙打，活似一座破败古旧的泥雕！

最让人吃惊的是，老头儿腰里竟捆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则拴在他身旁的老婆婆身上！看样子，是怕那个老婆婆跑了或是丢了。因为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来，那老婆婆根本就是个神经病患者。老婆婆也一样拱肩缩背，衣不遮体，骨瘦如柴，面若锅底，而且满面痴滞，毫无感觉也毫无意识，身子一晃一晃地斜睨着远处。

最凄惨的则是那个小女孩了。这么冷的天，居然赤脚穿着一双满是窟窿眼儿的破单鞋，一条破得不能再破的裤子只到了半腿里，脚上手上，连脸上也全是冻疮。此刻正冻得满脸青紫，浑身发抖，鼻涕眼泪流得哪儿都是。但你也看得出来，小女孩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了，尽管冻成那样，却也不喊不叫，不哼不哭，只是呆呆地顺从地偎在老头儿身旁，有些茫然地痴痴地瞅着每一个走到跟前的来人。

老头儿身前铺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几溜毛笔字。由于时间久了，白布早已变得灰黑，但字迹依旧清楚：

有冤难伸，上告无门

我叫李荣才，今年六十九岁，汾西县贾家岭乡花峪村人。一九五九年，大队会计对我有意见，诬我贪污二百元，捆我打我吊我关我，抄我家，封我门，没收我家财产，让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逼得我妻得了疯病，逼得我儿得病早死，逼得我儿媳改嫁，给我撇下这一老一少，一病一孤。我告状告了二十多年，告不动人家官官相护。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乞求各位父老乡亲同志朋友，给点帮点，一分二分，一口两口，救我一家活命度日，来世做牛做马相报。

破布上，扔着三三两两的分币。破布旁放着个破盒儿，里头依旧放着一些分币和毛票儿。

刘郁瑞默默地蹲在那里，看得好半天也抬不起头来。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老头坐着的地点，几乎跟县委大门面对面！

尤其是在今天，正是他亲自接待来信来访群众的日子，那张硕大的布告就在县委门口醒目招人地贴着。然而，离那张布告几十米远的地方，却又铺着这样的一块告示。真是比肩而立，昭然相对！对他，对县委，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这是在向他示威么？世界上似乎很少有这种示威方式。会是几个叫化子么？叫化子绝不会这么晚了呆在这么冷的大街上。那么，这是在行骗么？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利用孩子，利用病人，利用自己的残疾，利用各种欺骗方式来赚钱的人不乏其例。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在汽车站，在广场上，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也正因为见多了，以致把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也几乎给磨光了，刨平了，把人们的心灵也看麻木了。如果说，以前凭这种方式还可以赚到钱的话，而如今则早已无用了，不灵了。其实，你只要看看眼前就会明白，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在大街旁坐着这样令人心寒的三个人，也不知坐了有多久了，而破布上所扔下的钱，只怕连一顿饭钱也不够！

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尤其是在西风猛刮的深夜里，偶尔一个两个的过往行人，谁也是匆匆而过，顶多瞟上一眼，然后便又急急地走了。若想再等来一分两分的钱，看样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其实，只要你细看一眼，就会清楚这两老一少根本就不会是什么骗子和想赚钱的人。真正的骗子和只想赚点钱的人，学不来这模样，也做不到这份儿上。你什么也不必看，只要留意一下那脸上的颜色和那枯干皴裂的手，立刻就会清清楚楚。

那么，真会像白布上讲的那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么？

一阵旋风陡然卷过，尘沙飞扬，扑打得人脸上生疼。碎屑纸片满地乱转，搅得人睁不开眼。刘郁瑞急忙用手遮住脸。再松下手时，才发现眼前这两老一少依旧那样木然地坐着，不避不躲，不遮不拦，一动不动。最让人看不下去的还是那个小女孩，满脸满身都是灰沙，连耳朵眼儿鼻孔里也全是尘土，不住地哆嗦着，仍是那样呆呆地痴痴地毫无表情地默默地瞅着你。

那眼光真能把你的心给瞅碎了！

等到风小些了，刘郁瑞瞅着老头儿轻轻地问道：

“老人家，眼下中央有文件，让落实政策哩，你没去找找领导呀？”

老头儿依旧像泥塑木雕一样默默地坐着，眼睛也始终闭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刘郁瑞又问了一遍，好半天了，才慢慢地回了一句：

“我找了他们二十多年了。”嗓音沙沙的，像一棵百年老树在风中摇曳。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啦，上边有政策。”刘郁瑞尽量搜寻着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

“……我刚从上边回来，跟过去一样，啥也没变。”老人的眼睛依然闭着，脸上也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

“那你先找找村委会呀，老这么着咋行。”

“逼我害我的就是村支书，他以前是会计，这会儿是支书。以前不给我分口粮，眼下又不给我分口粮田。我的家这会儿还让他封着。人家说了，我这一家就是死在外头、烂在外头，骨头也别想再回到这村里来。”

刘郁瑞一下子愣在了那里，良久，才接着说道：“那你找找乡里呀？”

“罚我关我处置我的就是乡里。副乡长是村支书的外甥子。我连乡政府的门也进不去。过去说我不学大寨净告状，这会儿又说我是告状专业户。找着他们也没用，白找。”

刘郁瑞再次愣在了那里。好一阵子，才又说道：

“那你找找县里呀……你没听说现在的书记叫刘郁瑞，就是想为大伙办点实事哩。来了汾西的头一桩大事，就是要管管县里这么多年的冤假错案。今天他就在信访办值班接待上访群众哩，你咋没去找找他？”刘郁瑞大概是有点急了，便像自我表白似地说了这么一通。

“……找了。值班的不让我登记。”老人的嗓音依旧沙沙的，就像是绝望的呻吟。

“不让登记！”刘郁瑞一震，“为啥？”

“说我来迟了，让我下一回再来。”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规定！”刘郁瑞陡地来了气。刘郁瑞清楚，对上访者，从来也没有因为来迟了就不让登记的说法。

“我清楚，他们是不想让我去见刘书记。”老头的眼睛依然闭着，但话音却透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凄然。

“那你去县委大院找呀。他眼下就住在办公室里。”

“我去了。门房师傅不让我进去。他说我一家子都是神经病。神经病不能进县委。”

刘郁瑞又一次愣在了那里，像呆了似的，久久地怔着，好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刘郁瑞初来汾西，便约法三章。大会讲，小会说，三令五申，反复强调，以致连门卫、连司机也多次打了招呼，对门卫更是讲过多次。可以说，这约法三章在县委大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一，凡是到县委来找县委书记的群众，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挡驾。包括县委办公室和信访办公室。第二，对上访群众，任何人都不准对上访者放

意撒谎。书记在不准说不在。书记开会出外,要如实讲清。不准说不知道啥时候结束、啥时候回来。第三,对上访群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来县委大院的,都要热情接待。如书记有事,要求等候的,要给上访者安排好坐的地方,要端茶倒水。如是远道而来的上访者,则要尽力安排好食宿。

这三条看似容易,但要真正执行起来,也绝非容易。若不是刘郁瑞火冒三丈,认真追究计较过几次,只怕不会那么容易行得通,或者是名存实亡,刮阵风也就过去了。

如今,县委大院的人对这三条好像都习以为常,渐渐地认可了。连门卫也好像习惯了。只要不是醉汉和寻衅闹事的,稍一盘问,一作登记,便立刻放行。有时候,即使是神经有点不大正常的人,还真的看不出来。

然而,偏是在今天,偏是在他一周一次值班接待上访群众的日子,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登记员不给登记,门卫不给放行,以致让这一老一病一少冻饿在县委门口的大街上!

凡刘郁瑞值班接待上访群众时,上访群众总是出奇地多。今天也一样,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左右才算完。草草吃了点东西,临时有了个念头想在街上溜达溜达。如若不是半夜只身跑出来,只怕这件事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以致会对这两老一少一无所知。

到底是怎么了?这究竟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阻挠?

怎会那么巧,在同一时间里,两个地方都以同样的借口,把这一家人拒之门外?

见刘郁瑞不吭声了,老头儿却像自言自语似地说了起来:

“刘书记是个大忙人哩。像我这样的人想见见刘书记哪有那么容易。就算刘书记真是个好书记,这一县的干部也不会一下子全都跟着他变好了。我这也是麻缠事,牵连的人多哩。刘书记刚来不久,

脚跟没稳，犯不着为我这么个棺材瓢儿得罪一大片领导。我寻思了，这会儿也不必这么忙着找他。”

老人的嗓音不高，却深深地触动了刘郁瑞。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个瘦骨嶙峋、蓬首垢面的老头儿，居然会设身处地地去为一个县委书记着想，一时间，竟让他鼻子有些酸酸的。末了，他像是跟老头儿商量似地说道：

“老人家，可你得过日子，一家人得生活呀。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有个地方住么。天这么冷，老的不说了，也得为小的想想呀。”

“惯啦。”老头儿没有悲痛，也没有哀伤，仍是那样木然地坐着。“谁让他们跟了我。没法子，这是命。几十年啦，哪天不是这么挨冻受怕过来的。能活到现在，也算是她们的造化。”

“……那今晚上有住的地方么？”

“我后半晌才从地区赶回来。能让我一家子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也就不错了。”

“城里和附近也没个亲戚么？”

“别说没了，就是有，谁还敢同我这样的人来往。”

“可你这一家子今晚上总不能老这么坐在大街上吧。再这么下去，还不把孩子给冻坏了。”

“这点钱，别说找地方住了，连顿饭也不够。再等等吧。住倒好说，哪儿不将就一夜。只是这肚子，老不能这么饿着……”老头儿的眼皮眨了一眨，接下来便什么也不说了。

刘郁瑞沉思片刻，猛地在衣兜里掏了起来。看来身上的零钱并不多。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身上所有的兜儿都掏光了，连毛票分币都算上，也就是个十来块钱的样儿。刘郁瑞瞅了瞅，一把把钱塞在老人手里，然后说道：

“老人家，你听我说，今晚你就随便找个小卖部买点垫点，然后找个旅店暂时住上一夜。到明天你一定回家去。别的我不敢保证，可我保证你能分到地，分到口粮，能住进家里，保证不会有人再往村外赶你。至于你的问题，随后咱们再调查解决。老人家，不瞒你说，我就是那个县委书记刘郁瑞。我刚才也是瞎吹哩，说是要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却让你一家子冻在大街上，真是对不住你老人家了……”

“……刘书记！”老人陡地瞪大了眼，朝刘郁瑞脸上盯了一阵子，浑浊的眼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跳，闪了一闪，紧接着又猛然闭住了。“刘书记……我刚才就听出来了，你一准是个好人。刘书记，我找了你好些日子了，没想到会在大街上等住了你……”

老人依旧像泥塑木雕一样，枯干的脸上依旧看不到任何表情，然而，两颗浑浑的老泪，却从那深陷的眼窝里，慢慢地滚落了下来。